

司机晕厥 4名中学生“救下”公交车

保住18位乘客性命

几个中学生挽救了一辆失控的公交车——这消息从电话里传来时,甘肃省临夏市第三中学的政教处主任杨延国一时间很难相信。

“你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做了好事。”2024年12月20日上午10点多,当他接到公交公司的电话,心里给这“好事”打了个引号。他负责学校的德育安全工作,时常接听“外面”反馈学生违纪情况的电话。但这一次,电话那头说,有几个学生在司机晕厥后,把公交车稳稳地停了下来,保住了车上18个人的性命。下午一到校,他就通过学校广播找人:“昨天中午坐过14路公交车的学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八年级19班的马东拉、七年级20班的马斌、七年级12班的高一帆和九年级11班的王武斌,从班里走了出来。



4位小英雄反应快

护士马小艳还记得这几个学生。2024年12月19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她和马东拉、马斌一起坐上了那辆绿色的14路公交车。

车上十几个座位,快要坐满了,中午这个时间段就是这样。公交车将要途经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还有马小艳上班的市医院。

她找到一个靠近后门的位置坐下,两个中学生坐在和司机相对的两个位置上,不停地在说话。他们计划着去学校附近的奥体中心“浪一圈”,再买点“好东西”吃吃,其中一个兜里揣着5元钱。

后排的几个小学生嚷嚷着给前面的同学起外号,又是笑,又是大叫。马小艳听得烦躁。更早些时候上车的王武斌坐在最后一排,本来在跟同学讨论学习,也不得不注意车里的叫喊声。他看了一眼,是临夏市第三实验小学的一群学生。

公交车走了3站后,停在华安伊嘉苑站,高一帆上车了。他坐在司机身后的单座上,个子小小的,还戴着红领巾。他看到了对面的马斌和马东拉,他们经常在公交上相遇。这时候,马东拉给人让了座,坐在马斌的腿上。

车子再次启动,司机向左打了一把方向盘,走了不远,突然张大了嘴巴。马斌正对着他,以为他瞌睡了,在打哈欠。但紧接着,那个胖胖的司机睁大眼睛,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一种呼吸不了的声音。”马东拉对记者模仿了一下,听上去像是在打呼噜。“他很痛苦的样子,头就往回仰去,双手离开了方向盘。”

马东拉冲上去拍打司机,没有反应。马斌、高一帆也凑了过去。

“司机大叔睡着了!”“司机大叔睡着了!”有小学生喊。

“开车的人怎么会睡着?”马小艳发现车还在走,又看到几个中学生扑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扰人家开车”。她感到不解。

顺着车厢里的叫喊声,坐在最后一排的王武斌抬起头,从司机头顶上方的反光镜里看到了他痛苦的表情。他起身向前冲。这时候车子正往左边的对向车道驶去。

驾驶室有扇半封闭的门,马东拉站在拦腰高的门外,发现司机的脚还踩在油门上,车子正在慢慢提速。

这辆载着18名乘客的公交车彻底失控了。车厢里充斥着尖叫声。有大人慌乱站起来拿手机,打求救电话。4个连考驾照的资格都没有的中学生围在驾驶室前,对着一堆陌生的按钮和摇杆想办法。

马东拉想,得先把司机的脚从油门上挪开。他玩过一款叫作“驾驶模拟器”的游戏,大概分得清油门和刹车,爸爸开车时也跟他讲过。

他将上半身探进驾驶室,抱起司机的腿。“他的身体很僵硬,我使出了很大的力气。”身高不足1.6米的马东拉说。



与此同时,马斌和高一帆抓着方向盘,猛往右打了一圈方向。车头调转,朝着右侧路边驶去,他们没想到转的幅度这么大,又赶紧往左打。车子就这样歪歪扭扭地往前走,旁边不断有车驶过。

马东拉钻在驾驶室里,解决了油门的问题,又往里探,双手用力,按住了刹车。他的腰卡在驾驶室的门上,双腿腾空。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打开双闪!”马东拉又起身找双闪的按钮。车子又开始移动,呼叫四起,他急忙又按了一次刹车。

但这一次刹得太猛。“我们差点都翻了。”马小艳以为车子撞到了什么。很多小学生跪倒在地上,一个女生磕破了头。

马斌觉得,得把驾驶室的门打开,让马东拉“踩刹车别太猛”。他以前坐车观察过,司机在门的右侧拧一下什么,门就打开了。他尝试照做后,马东拉彻底钻了进去。

车厢里仍然混乱。有个女人用手机打了120。马小艳打了110,她害怕车翻过去。王武斌还在试图唤醒司机,但他似乎完全失去了意识,身体逐渐滑下来,压住了马东拉。

几个学生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扭到路边,勉强停了下来。同样是根据以往坐车的观察,高一帆找到了开门的按钮。乘客们陆续下了车。

马东拉仍死死地按着刹车。一个戴白帽子的男人下车前告诉他,“把手刹拉一下”。他才又去找到了手刹。车子彻底停稳了。

学过的心肺复苏派用场了

4个学生想合力把司机抬出来,但根本抬不动。有个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车的学生上了车,5个人一起勉强把司机从驾驶室拉出来,拖到了车厢中间,让他平躺着。

马东拉决定对他做心肺复苏。22天前,临夏市第三中学刚刚邀请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到校开展了急救知识讲座,教了学生们心肺复苏的方法。马东拉在一年前也听过一次培训。

“医生带着假人来教我们。”他说,自己学得很仔细,当时想着如果在外面遇到这种事情,他要第一个冲上去做。过了一天,他发现“根本没有出事的人”,自然把这事忘了。

现在,司机大叔躺在地上,脸色发白,仍睁着眼睛,张着嘴巴。马东拉找准胸口的位置,按压了4次。随后,马小艳上车了。她把手放在司机脖子上,没有感受到颈动脉的搏动,只有一点体温。“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赶紧做心肺复苏。”学生们在旁边看着她,一个女乘客把手机递了过来:“这个姐姐在救人,帮忙拍一下。”

按压二十多次后,马小艳听到了救护车的警鸣声。公交车司机被抬上救护车后,她打车去上班。

几个学生上了另一趟14路公交车去学校。在那辆车上,他们才开始感到害怕。

高一帆的腿在抖,他平时胆子小,在课堂上也不敢大声发言。他觉得马东拉胆子最大。但马东拉说自己不算胆大,他害怕癞蛤蟆和鬼屋。

几个学生开始复盘刚才车上有这么多人,最后得出答案,18个。马斌回忆,除了3个“阿姨”和1个“叔叔”,其余都是学生。

马东拉已经不记得那天下午的第一节是什么课。“那时候腿还在发抖,眼睛根本没在黑板上。”他在心里想,要是把公交车直接开到市医院就好了,还有3站就到了,救人更快。

王武斌坐在语文课的教室里也心不在焉。“当时心慌。”他想:司机应该能救过来吧?如果当时没人上去控制,车应该会碰到其他车吧?

马斌在上体育课,他跟同学讲了自己的经历,但有人不相信。

高一帆没跟同学提起这事。班主任徐林忠记得,马东拉那天下午来找过他。他看上去有些紧张,问话的声音很低:“老师,司机怎么样了?”

“什么司机怎么样了?”徐林忠一头雾水,转身就去忙别的了,没怎么在意。

次日下午,甘肃惠达集团临夏公交公司的人来学校座谈,几个学生才知道,司机突发心脏病,没抢救过来。

成了学校里的“明星”

一周后,公交公司正式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4个学生的名字,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500元的公交卡。学校为此把全校3200多名学生集中起来,办了一场30分钟的表彰大会。紧接着,临夏市见义勇为协会的人到学校来,发给4个学生共1000元奖金,要给他们申报见义勇为的荣誉称号。又过了两天,来了几位市领导,送给4个学生每人一捧鲜花和一些学习用具。

为了表扬王武斌,家里人特意带他吃了一顿羊肉。马斌得到了200元零花钱,他花150元买了一条牛仔褲。高一帆得到了100元,他打算每天花一元,等学期结束就把剩下的存起来。

学校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

们的名字,突然就有陌生的同学冲上来跟他们说话。马东拉觉得学校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认识他了。前几天在教学楼里,一个女生上来就喊他“大英雄”。“真厉害,公交车都能开。”有人对他说。

这是成绩平平的马东拉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夸奖。“很自豪,”他说,“但感觉心里不是那么开心。”当听到司机去世的消息,他曾对王武斌说:“这跟没救有什么区别。”

他一直记得那位司机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胖胖的,头发往后梳过去,脸上还有颗痣。在病发之前,等红绿灯的间隙,司机转过头看着马东拉和马斌,对他们笑了笑。马东拉也冲他笑了笑。

(中国青年报)